

1949—1999

江西文艺五十年

研讨论文集



江西文艺五十年

研讨论文集

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编

目 录

文 学

- 我观江西文学..... 陈世旭(1)
- 跃上葱茏四百旋
- 江西文学五十年巡礼..... 刘 华(17)
- 江西小说创作五十年..... 吴松亭(31)
- 芳林新叶催陈叶
- 江西新诗创作五十年..... 郭韦求(46)
- 回眸历史话评论
- 江西文学评论五十年..... 舒信波(68)
- 江西史传文学五十年..... 汪木兰(85)
- 审美价值艺术回归的精神跋涉
- 俞林、杨佩瑾、罗旋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漫评
- 陈金泉(97)
- 行走在诗歌的土地上
- 重读文莽彦、郭蔚球 周劲馨(112)
- 长歌短吟于苍茫尘寰
- 陈世旭小说的意义..... 邹忠民(126)
- 鸣响不绝的缪斯之箭
- 李耕散文诗创作鸟瞰..... 熊述隆(138)
- 心,为童话燃烧
- 记童话作家郑允钦..... 汪秀珍(149)
- “主流中的‘潜流’”
- 试论 50 年的江西女性写作 胡颖峰(157)

艺 术

[戏剧]

始于辉煌 再创辉煌

- 江西戏剧五十年…………… 黄文锡(168)
- 江西新文艺事业的拓荒者——石凌鹤…………… 刘 云(179)
- 著名表演艺术家吕玉堃的艺术生涯…………… 云 峰(189)
- 赣剧的新生与潘凤霞…………… 毛礼镔(203)
- 记著名南昌采茶戏表演艺术家邓筱兰…………… 万里鹏(213)
- 极富意义的两种实践
- 黄文锡剧作浅议…………… 石奎任(224)

[音乐]

- 江西音乐创作五十年…………… 甘柳林(233)
- 李承道和他的代表作《红井水》…………… 黄永珍(248)
- 音乐搭档…………… 秦庚云(252)

[美术]

- 江西美术创作五十年…………… 李 晖(256)
- 寂寞之道
- 读秋园先生画有感…………… 黄苗子(273)
- 传统与现代交融
- 江西漆画发展轨迹…………… 陈圣谋(277)

[书法]

- 江西书法五十年纵横谈…………… 淦 枢(282)
- 夕照青山话张鑫…………… 彭文兵(293)
- 尹承志书法印象…………… 胡郁春(298)

[舞蹈]

- 江西舞蹈创作五十年述评…………… 阿 愚(304)

力的展示 美的升华

——舞蹈《动力》赏析…………… 娅 菲(311)

[影视]

驻足一九九九:当代江西影视文学述评…………… 季晓燕(314)

[民间文艺]

略论建国五十年江西民间文艺…………… 孙建昌(328)

江西民间故事叙论…………… 丁慰南 孙建昌(336)

江西民歌源远流长 红色歌谣尤为瑰宝…………… 张 涛(346)

沃土 奇葩…………… 舒信波 吴尔泰(355)

[摄影]

江西摄影艺术五十年…………… 宫 正(365)

[曲艺]

江西曲艺的难忘岁月…………… 马文清(380)

[杂技]

崛起中的江西杂技…………… 邓 虹(387)

我观江西文学

陈世旭

编者按：本文根据陈世旭同志 1997 年在全省文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整理。作者从文学组织工作的角度，谈了对江西文学及文学工作的看法，为本刊“江西文学五十年”研讨提供了另一个侧面。

我来说一下文学方面的工作。原来党组安排，这部分由作协秘书长和两个刊物的主编来讲。昨天上午快下班时，党组负责人和我商量，文学这一大块，一个人来讲，能贯穿一点，给大家一个整体的印象。我只有遵命从事。在这之前，我没有作什么准备，昨天下午，临时梳理了一下思路。整个讲话的内容，事先没有经过党组的讨论，如果讲错了，我个人负责。今天上午，党组对 96 年工作做了总结，对 97 年工作做了安排，这些安排整个贯穿一个精神，就是以江泽民总书记在两代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总的指导思想来统率我们今后的工作。我要说的就是从文学这个部分做一个补充。我们很少在全省文联工作会议上来专门讨论文学工作。今天，各个地市文联领导和各协会的负责同志都在，我就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把文学工作的情况报告一下，算是交流情况吧。

第一,我想讲对我省文学发展的基本估价。

江西的文学,在文革前建国初期的十七年是有成绩的。比如说《红色歌谣》、《红色风暴》等革命回忆录的写作;在电影、小说方面也有一些成绩;诗歌则出现了一批写井冈山革命历史题材的诗人,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而江西社会主义文学真正大的发展、大的繁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就是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后。可以说,在江西当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作家和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我们可以大致回顾一下(略),无论是在作家队伍和作品数量上,都有大大的壮大、大大的增加。八十年代初期,有五位作家先后七次获得全国文学大奖。短短的几年之间,我省的长篇小说出版了近四十部,其中几部还有一定影响。周边几个省,除湖南以外,我们跟许多省份比起来,应该说不算太弱。我们做出的成绩,应该是非常可喜的,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认真的对所有这些进行估计的时候,我们又不难发现我们的不足之处。到目前为止,我省还没有出现对全国文学具有开拓性影响的大作家、大作品。我们开风气之先的、带头的作家、作品还没有出现。新时期以来,全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经过了不断提高、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思想主题、艺术表现上来讲,它的发展经过了许多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所提高。一个又一个潮流出现,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江西的文学没有起过带头的作用。不看到这一点,我觉得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去年为了抓长篇小说创作,我们找了我们省一些主要作家在桑海集中进行了一次研讨,由于人不太多,我有些话就照实说,本来我说话也

不善拐弯,可能会伤一些人的自尊心,或者是虚荣心。但是我觉得,大家既然是朋友,就应该是有说什么,真正的朋友是净友,孔子说友直、友谅、友多闻,“友直”是最重要的一条。互相吹捧是很俗气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比如我自己创作《小镇上的将军》以后全省的文艺界对我期望很高,但实际上,我还是让大家失望了,就是说我后来的作品,无论在思想性、艺术性等各方面,其影响都没有超出我前面的作品,就已觉江郎才尽了。这里面自然有先天才华和后天素养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因此总是很忧虑。也希望我们大家都多一点忧患意识。既不要妄自菲薄,更不要盲目乐观。从而使我们的立足点更加切实。

什么是“切实”?就是我们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讲求实际。比如说,现在党中央说抓“三大件”,我们省委也很着急,什么时候出现获奖的长篇小说?对于我们省作家来讲,应该有雄心壮志。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必须去实干,光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同时我们也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进行艰苦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发扬鲁迅说的“韧”的战斗精神,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坚韧;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实事求是。

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伟大的作品的出现,它有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是整个民族文化长期孕育、积淀、积累的结果。比如说,明清时期的长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这样的作品。它的产生过程绝对不可能是一两个作家偶然的天才的突然爆发,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作家个人的作用,但主要的是我们整个民族孕育的结果。《西游记》实际上在唐传奇中就有了雏形,《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是在民间流传了很久,才由作家采用民间传说总结提炼,写成了作品。《红楼梦》更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如果没有建筑学、医学、哲

学、美学、甚至包括民俗学等等的高度发展和成熟，如果没有这些，《红楼梦》的产生，也是很难想象的。实际上，我们看看《金瓶梅》，再看《红楼梦》，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一种非常内在的联系。整个民族的文化和艺术经过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由曹雪芹表达出来了。这是作家的一种幸运。

对一个作家来说，他的才华的突然显现，也往往是厚积薄发的结果。也就是周总理说的：“长期积累，偶然得之”。一个作家呕心沥血一生，也许只能写出一部像样些的作品。一部好作品和一个好作家的产生，除历史条件和机遇之外，更取决于他的先天素质、后天修养、生活经历乃至生命能力。我们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比较冷静比较科学。现在文坛上的浮躁现象很多，用北京人话说，一不小心就出了一个《红楼梦》。书还没有出，就把洋鬼子请来套近乎，非要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样子。自我夸张、急功近利到非常可笑的地步。中国作家是不是拿了诺贝尔奖就伟大呢？我看不见得。我始终这样认为，创作上也应该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马克思说：在科学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只有那些在崎岖山路的攀登上不畏艰险地跋涉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科学是这样，文学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文学也是要有牺牲精神的。你写了很多东西，你可能没有成名，但你的作品留下来了，被后人继承了你的作品中优秀的成分，他可能成名，这种情况完全可能。前天，熊正良同志到作协来跟我说，北京评论家陈晓明在一篇文章中很为他惋惜，觉得中国文坛冷淡了他。但他觉得没有关系。我就觉得这样的同志很有自信心。文章自古以来就是寂寞之道。如果写文章的人热闹起来，一天到晚坐在话筒前，一天到晚出现在电视里，华威先生似地从一个会议跑到另一个会议，希图天下风光占尽，我看这家伙就够呛了。

他哪有时间写作？所以，司马迁说写完了书藏诸名山，人们因此历来把文学当作名山事业。文学应该是不惊不乍的事业，是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出来的。我们做工作，我们作协做工作也应该是这样的。党和政府培养我们，人民信任我们，我们就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会员办实实在在的事。并不是为了当官，文艺界也谈不上什么官。作为桥梁和纽带，我们的天职就是服务，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事办到实处。有多大的能力，就去办多大的事情。作协的条件是有限的，但我们要尽心去办，只问耕耘。实际上，对作家也是这样的。我们成熟一个作家，就肯定一个作家，成熟一个作品，就肯定一个作品。如果这个作家还不成熟，这个作品还不成熟，我们就去说这个作家是优秀的作家，说这个作品是一部成功之作，甚至是精品，这是对作家不负责任，也是对事业的不负责任。文联报告，讲文学问题的时候，说了一些数字，说去年各地市把数字报了上来，长篇小说有 57 部，可以出版的有 20 部。我心里有些嘀咕。物质生产的产量这东西，你要作假，把许多亩地打的粮食都堆到一亩地里，把许多塘养的鸭子都赶到一口塘里，然后说你放了卫星，也许可以蒙人于一时。但文学这东西你骗人是骗不到的。57 部在哪里？20 部又在哪里？出来一部，才能算一部。像这样的数字我觉得不必要写到报告中。政界有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我们这里不是官场，搞这些数字干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去注意哪些作家进步了，哪些作品成熟了，需要我们去为他做些什么，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去年新余有一部作品推荐到省里来，新余的党政领导同志很重视，作为“五个一工程”的作品来做工作。这部作品我们文联的很多同志都看过，我也大致看了一下，我的感觉是不

成熟。那么,不成熟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开这部作品的讨论会?应该。因为这样做有利于提高作者自己,对许多同样的作家也是一种启示。通过抓“五个一工程”,来推动长篇小说的创作,其本意是形成一种导向,来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目标应该落实在事业上,而不仅仅是获奖上。一方面要有好的作家,另一方而又不能求之太急。一个作品从写作到出版到获奖,这中间有很大的空间,要填满这个空间需要作家非常辛勤的劳动,通往荣誉的道路是用汗水和心血铺就的,不是投机取巧、耍奸使滑就能达到目的的。那样的作品,也于国于民于己无益,甚至会遭人唾弃,在文艺史上留下笑柄。

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能讲假话,要踏踏实实。要得奖,但不是为得奖而得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把高度的政治热情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要坚韧不拔,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但我们的眼光要远大,志向要远大,动机要正确,而不是只为个人捞政绩。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才是高于一切的,个人的进退荣辱不值一谈。江西真正要出大家大作,需要时日,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努力。

江泽民总书记讲优秀作品的三个条件,第一条,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第二条,经得起时间考验;第三条,人民喜欢。没有这三条,你说就是精品,完全没有任何客观标准,那是没有用的。文学这东西是硬梆梆的,作品是要大家看的,不好,瞎吹捧是没有用的。我们有的作者出了几本胡编乱造的通俗的书,就自我膨胀、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到处去自我推销,意识不到这种浅薄往往令人生厌。这种满足其实是很可怜的。我脑子里常常有些乱七八糟的格言,记得古代波斯有个盲诗人写的这样一句话:金子埋在土里它还是金子,灰尘就是扬到

天上依然是灰尘。所以一部好的作品必须看它能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是不是艺术水平达到很高的境界。常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作家在世的时候,他的作品不被世人所认识,等他死了以后很多年它们的价值被发掘出来,成为不朽的文化代表。同样也有很多作家,在世的时候被吹得天花乱坠,但是他的文章连同他的名声都是速朽的。天才莫扎特在世的时候很贫困,而一些很平庸的音乐家却在宫廷里当乐师,养尊处优。但历史记住了莫扎特,世界人民记住了莫扎特。那些封了爵位的庸才呢?岁月早就埋葬了他们。

作协工作还有一方面要做好的就是,一方面要抓重点工程,另一方面也要抓好基础工作。这也是很重要的。去年四月,我在省委党校学习,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写了一篇结业论文,题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文艺的几点思考》,我写了六部分,其中有一部分里谈重点与基础结合的。我这里可以念一下: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是一个整体,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在一定时期里,一定程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抓好一些影响大、见效快的文艺门类,以重点带动全面,促进全局,是有必要也是行之有效的。但突出重点不等于孤立重点,以至形成只抓重点不及其余的偏向,使重点同整体割裂以至分离,使重点工程建设成为简单的量化面顾此失彼,不仅不能起到龙头作用,反而导致了文艺事业的整体上的失衡。如何调整好重点与整体之间的平衡关系,既使‘重点’成为‘整体’的正确导向,又使‘整体’成为‘重点’的坚实基础;如何从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上既保证重点工程,同时又尽最大的可能照应整体发展的需求(人力的合理分工、物力财力的合理分配),这是当前亟待认真探讨,统筹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这一点上,任何程度上的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

盲目性和简单化,对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全面繁荣和发展,都是有害无益的。这篇论文后来发表了,还是有些赞同的反应。

对于我们省文联来说,按照省委宣传部的分工,我们主要是抓长篇小说这一块。为了突出这个重点,文联专门成立了“五个一工程”领导小组,应该说文联和作协对这项工作都是极为重视的。但从作协来说,我们的工作面是十分广泛的。中国作协会员在江西的有65人,省作协会员有568人。这些人分布在全省的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他们很需要省作协的帮助。会员工作是整个文学工作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很难保证重点。只有把基础的东西搞好,才能出现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们省里这几年抓“五个一工程”成绩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编剧也好,歌词作看也好,大部分都是作协会员。由此可以看出基础工作对保证重点的重要性。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我想要说的是寄希望于青年。

文学的发展,包括一切事业的发展,它的希望都在青年。新时期以来出道的青年作家都到了中年,我79年获全国奖,调到南昌来写作的时候,才30出头,那时,佩瑾同志、老舒、老郭他们都是生龙活虎的,江西文学界真有点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意思。现在他们都退下领导岗位了。但文学事业是永远年青的,要没有后备军来接替,我们的文学事业的发展就没有后劲。刚才我说到的桑海的那个会,我们都深有感慨,我们许多作家,写了许多作品,有长篇、中篇、短篇,在中国的文坛上驰骋了一番,奋斗了一番,现在,许多人有点疲乏了,有的人

好久写不出东西,有些人写得非常苦,作品常常发不出去。这个时候,培养新人的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

长期以来,省作协采取了多种方式,在不断推举、扶植、宣传、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些工作做了,作者本人可能还不知道。最近,两刊的编辑同志告诉我,《星火》、《创作评谭》在改版以后,我们江西无论是在诗歌、小说、散文包括文学评论,都有相当一批新人。这使我们深受鼓舞,为此省作协决定开一次“新人创作研讨会”。我们把这个会叫作“早春笔会”。“早春”是实指,也是虚指,主要是指生命的早春,文学的早春,世纪的早春。昨天,汪希珍和刘华把这个名单梳理了一遍,大概有 50 多个人。这些人现在虽然没有写出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但他们已经显示出非常大的潜力。比我们刚上来时,有更大的冲击力。及早抓,及时发现这样一批 20 岁以上的或 30 岁左右的青年人,这是江西文学的希望所在。可以说,抓住了文学青年这支生力军,就抓住了江西文学的二十一世纪。我觉得,我们省文联,我们的刊物都应该做这件事。当然,对已经有影响的作家,作协希望他们到全国去冲锋,去抢滩。文学期刊是文坛的前沿阵地,在这些阵地上,如果看不到我们江西作者的身影,看不到他们的名字,就不用谈影响,更不用谈形成“赣军”。

不久前我们研究刊物问题时,有人说到我们省里自己的作家不把稿子给我们自己的刊物,不支持我们。我不这样认为,应该鼓励他们到全国去发展,他们在全国到处发稿是一件好事。怕就怕没有人向全国发展。稿子只能在本地发,都窝在江西,不能算出息。熊正良的作品大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这不能说不是他产生影响的原因之一。傅太平的《小村》寄给了《十月》,《十月》头条发表了,《新华文摘》接着转载。后

来,省作协到北京,给他专门组织了作品讨论会,还不到两个月,二十一世纪丛书就决定出版傅太平的作品集。因为北京开会的那些人,有许多是二十一世纪丛书的编委,人家马上就认出这个作家。

所以,我认为江西一批较为成熟的作家应该在全国文坛上纵横驰骋,为江西文学带来影响。我们自己的刊物则更多地为本省的青年作者提供园地,培养后续力量,江西的文学队伍就能逐步壮大,总有一天会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第三,想着重讲讲办刊物的问题。

省文联主办了两个文艺刊物:《星火》、《创作评谭》。《星火》有45年历史,《创作评谭》有将近十年的历史。对于培养我省的作者,繁荣江西的文学是作出了贡献的。但是,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们的刊物一度出现了困境,经费不足,作家队伍涣散,文化市场竞争愈益激烈。怎么办?省文联党组为这两个刊物召开了多次会议。几年来,文联作了一些调整,《星火》侧重文学,《创作评谭》侧重文学艺术创作的评价。去年考虑到各地市没有能够在全国发行的刊物,为了帮助各地市文联培养文学队伍,我们将《创作评谭》拿出来,同地市文联合办。我们坚持了四条原则:一是明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基层作者提供一定文学园地;二是举全省之力共同办好文学期刊;三是在尽量照顾基层作者的同时向全省全国组稿;四是由省文联领导的《创作评谭》编辑部终审。这四条都是为了确保办刊质量。经过一年的实践,社会上一些人,包括文联内部也有部分人对这个问题有看法。有的说是

把省级刊物办成了地市刊物,更难听的说法是我们把刊物卖给了地市。我这里要声明一句:省文联党组让我来分管刊物,那样做,是我提出、并坚持这样做的。现在引来非议,这个责任完全由我来承担。但是我想,我们这样做的本意,不是说与这个刊物过不去,只是想为这个刊物找到一条道路,一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发展的坚实、可行的道路。我自己就是搞文学的,我相信我对文学事业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但具体落实到工作上,就不能不从实际出发。小平同志理论中思想路线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样子很天真、很可爱,但常常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前几天,省文联党组又开了一次会,我们也没有把这种做法封死。但是,党组的同志一致认为,刊物一定要办好,这是一个为江西文艺界服务的刊物,是省文联的门面之一,这个门面只能撑起来,不能让它倒下,刊物一定要越办越好,要让它健康发展。经费不足,文联要充分保证。给地区办,不是把负担转给地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目的,就是全省各地市文联、省文联各个部门共同努力将这两个刊物搞好。关于刊物栏目的设置,我们有的编辑说我,你的想法太多,你的变化太快了,我们跟都跟不上。我就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大的方面说就是“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具体到你这个刊物就是文学或艺术,我们变来变去,是为了不断将刊物搞好,找到一条最适合我们的道路。比如说变,《星火》有很多栏目,打破了原来的四大块,小说一大块,散文一大块,评论一大块,诗歌一大块,打破了一个老面孔。现在栏目很多,未尝不好。一年多来,转载的非常多,《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甚至包括《读者》这样

拥有几百万读者的刊物都转载了《星火》的作品。有的同志说,这都是小文章,小文章就不是好文章?这个我不能同意。大和小是对立统一的,是不是?大仲马著作等身且多是鸿篇巨制,小仲马一个《茶花女》,影响完全超过了他父亲。所以,大仲马祝贺他儿子时说“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鲁迅的文章都不长,但他是时代的旗手。说变化多,也有不变的啊。当时讨论《星火》版面革新的时候,我们请许多人来出主意。有人说《星火》这个名字不好,《星火》这个名字是六十年代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看到《星火》,就知道是革命老区的刊物,要变掉。我们当时想,不能变,革命有什么不好?革命传统有什么不好?那是我们的传家宝。星火燎原,是很鼓舞人的事情。但是,《星火》这个刊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可以赋以它新的艺术内涵。当时,《星火》的主编想了两句话:星火点灯,伴你远行。我们在黑夜里行走,在旷野里远行,突然看到远方有一星灯火,立刻就有一种亲切感,温馨感。我们去南极或北极,突然看到天上星星亮了,我们找到了方向,那是怎样的情境!我也帮他们想了两句:亮一片星,燃一团火,伴随你的精神旅途。我觉得办刊物,关键是它的内容,不能拉屎不出,怪茅房,说这个名字不好。你改成“世界文学”,刊物就一定会产生世界影响吗?当然这个不变之中又有变化。现在《星火》的栏目非常丰富,也非常好看。但是非常不幸,去年评刊物时,有一些评审的同志不能理解我们这些想法,把它评为二级刊物。事后有的领导同志看到刊物说,你们的刊物原来这么好看呀。他说:评审的时候没看,不知道这么好看。我后来就提醒办刊物的同志,我们做了工作,要加强同社会的沟通,要寻求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有些宣传是需要的,叫做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当然,一些好的想法,做法一